

思菴野錄

1

2

3

4

關中叢書

思菴野錄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我夫子生周末欲從先進夫先進當時所謂野人者夫子意禮失而求之野云爾思菴先生筆記曰野錄者果野人乎哉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卽一起居食息之微該而存焉今所謂先進也嘗與馮仲好先生追思關中大儒曰橫渠之後有呂仲木氏而仲好先生曰呂先生曾師思菴薛公薛公當時有周廷芳先生者戍蘭州先生察其學淵源伊洛遂師事之衆爭異之先生服勤有加後周求父客死於外不知所往先生語及輒泣下其慕學如此大司馬翼明張公公彌甥也述先生自爲諸生方正嚴肅諸生多嚴事

之貢入太學太學諸生咸曰關西又生一橫渠矣守應州  
刺金華慕古爲政兩郡人尸祝之至於爲文驅虎而虎斃  
逐狐而狐滅祝井而井泉冽此皆至德通於神明非聲音  
笑貌所能爲也夫世儒爲詬病者大都其說洸洋使人之  
聞也驚而稽其行與所言大相背刺若先生謂篤信好學  
者非耶近世儒好言心野錄數千言反覆參究曰堯此心  
桀亦此心只是幾不審曰學者切須先識得心方好着力  
曰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曰立命者還自  
盡心上來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知天便知命之所以  
然脩身以充此心不貳以守此心命於是立豈在天而不

在我哉言甚辨但今之學主於一切放下先生主於收斂  
謹嚴由一切放下心體未透卽流於猖狂由收斂謹嚴雖  
未必心融神解然不失先儒矩矱而可以挽末流開來學  
此仲好先生思欲傳先生錄命予引其端亦從先進深思  
也予深山野人三復斯錄能無啓予嗟乎先生精光沉含  
百餘年今始昭明魯有君子詎不信夫

天啓癸亥歲冬月吉日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  
子少保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前吏部左侍郎侍經筵  
在告吉水鄒元標撰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野錄者思菴薛先生探索聖蘊從事博文有得則筆而自  
識者也嘉靖間祖學孫氏已刻於蜀而傳未廣也萬歷中  
六世孫庠彥楹思宏祖美合先生行實而並刻之問序於  
我我惟道脈之傳寄於賢哲也猶元化之主宰於宇宙也  
不可間也故每數百年天必生哲人以發揮之蓋自奎星  
五聚大儒四興由宋而來亦將幾百歲矣是天之有意于  
文明時也以故成宏嘉隆歷有聞人河東若薛文清氏關  
西若呂文簡氏南海若陳白沙氏各有著述以名海內而  
思菴先生則並興於渭上者也今考其錄大而持載覆幬



細而三千三百幽而造化鬼神明而綱常政事靡不精思而明辨之至於養心之說更□□不置豈非博學詳說以求至約邪視世之深造未加大本未立大學格物中庸至誠曾未一造其藩籬乍見良知便指爲聖甚者九千仲尼七十曰仁直自負爲千古無前之人豪安得不惑人心而亂正道也其誠僞何霄壤也故稽其素履于鄉黨平易近民油油然與之言而不厭其言也於成均名行著稱謫謫然與共學而不倦其誨也比施於有政尤得民心守州則應州化貳府則金華孚名豈虛立人豈虛附哉迨其沒也邑人稱之祀于邑省人稱之祀于省是不庶幾沒世不忘

哉斯可以觀先生學之有本誠之動物矣昔孟子論人以  
楊墨能距者爲聖人之徒當此良知橫行之時先生卓有  
眞識而切切然緣博求約宛然聖功家法非聖人之徒而  
能若是與有志希聖者循先生之錄尋先生之志其亦可  
優入聖域哉

萬歷歲在戊申夏賜進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  
吏部尙書食進一級俸侍經筵在告頻陽疊山千仞洞主  
人立山孫丕揚撰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明興當成宏闊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於斯爲盛  
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爲宗旨以求靜  
力行爲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  
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奧人倫物理之常  
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一要  
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  
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  
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  
近精實不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三錄而後未有

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之上而心性二字爲其所竊據由是爲吾儒者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驚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爲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儒所云道

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事之跼而求教步趨唯謹卽此一念虛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錄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中理學自橫渠後必

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元孫張翼明兵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萬曆歲在庚戌春三月之吉賜進士文林郎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長安後學馮從吾撰

思菴野錄序

道學之名古無有也蓋自濂洛諸儒得不傳之緒于遺經而筆之于書以詔後世故士之志于道德者無不宗之而亦各以所得之淺深修于身行于家達于國以自見于世三綱賴之而不晦九疇賴之而不斲而乃以道學名之史家遂有道學傳其于世教固非小補也自是時君世主以是育材學士大夫以是效用未有能舍之而不由者顧其間隨所志而未流不同則迷途之惑鮮能領解而決擇耳豈道學之使然哉余頃家居偶得渭南薛思菴野錄觀之則見其格物窮理恆置心焉而于經書或應接有所自得

者間亦附見至于養心之論則若數數焉不置蓋謂心者  
萬化之原士之所以自立于世者恆于此出未有心不得  
其養而能異于夫人者卽其所錄是豈入耳出口于諸儒  
之論者乎繼視其所履則初舉于太學以名行著稱士多  
從之遊久之受命知應州仕終金華同知其爲政務惇教  
化而一本于愛民澤物之心故在任人咸感仰至爲立生  
祠迄今猶思之不衰其所自立如此是錄也門人渾源郭  
璽所輯其孫祖學舉進士知內江縣恐久而湮沒無聞乃  
入于梓屬余序之於戲觀于此者其亦因其所志而上溯  
濂洛之源庶有所得以不墜于流俗哉思菴諱敬之顯思



其字而其孫祖學內江之政亦克繩其祖武云

正德十有二年歲次丁丑八月旣望賜進士及第資政大  
夫禮部尙書前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官同修國史東川  
劉春序

思菴野錄序

道原于天而散于萬物備于人而克盡于聖人是天者道之所自出聖人者道之所自立也是道具于心而爲性形于身而爲倫散于事而爲理不以古今爲有無不以聖愚爲加損羲軒以之而皇天下堯舜以之而帝天下湯武以之而王天下伊周以之而相天下至于孔孟則又以之而啓天下夫皇則行之帝則行之王則行之相亦行之矣而孔孟也不皇不帝不王不相則啓之也固宜而其啓之也豈得已哉所以悲天命而憫人窮也與之耳目而使之視聽也立之規矩而使之方圓也故于詩書則刪之禮樂則

定之周易則贊之春秋則修之于人心則正之邪說則息之  
之誠行則距之淫辭則放之使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粲然大明如日中天豈但行之于一時而已哉行之  
于一人而已哉然則孔孟非特有功于列聖抑亦有功于  
天地矣顧不偉歟及孟子沒而世乏其人則其傳遂泯然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迨及有宋五星聚奎羣賢繼作若周  
若程若張若朱之數子者或爲圖或爲書或爲傳或爲解  
皆所以闡性命之源剖天人之奧發孔孟之所未發而有  
功于斯道也斯亦至歟自宋以來寥寥五百餘年而斯道  
湮晦殆有甚焉幸而我朝聖聖相承體天宏化仁漸義摩

甄陶鎔鑄是以和氣洋溢於兩間人文丕冒乎四海于是  
我師崛起關西得華山渭水之秀實有以萃天地之中和  
鍾山川之秀麗德性不假于修爲而文物猶資于考究于  
是傍搜天下之書朝誦而暮味之心潛而身體之凡于天  
地升沉之會陰陽消長之機鬼神幽明之故鳥獸草木之  
宜人倫日用之常治亂興亡之迹無一而不研究其極惟  
日孳孳不知所至凡有所得輒便札記雖至夜分猶必爇  
火書之與張子備遺忘之意同二三十年來雖片紙隻字  
悉收藏之不得已于成化二十年膺上簡命來守應州去  
僕鄉渾源相東西距百里僕昔見遇于京時觀其形神迥

異光采灼然就而叩之遂執僕之手而勉以聖賢之學僕  
卽喜之自謂師在是矣歸而告諸母母亦喜而言曰吾兒  
慕聖賢久矣今果得其人吾兒之幸也不數月卽奉母還  
鄉往而受業門下至今五六年雖祁寒暑雨此志未嘗少  
懈一日我師言于後堂曰我有舊藁藏諸巾笥久矣子盍  
取而錄之以備參考及開笥視之俱載道之言遂同應之  
上舍王君廷伯鄉進士合君文困陳君邦圖謄錄成編展  
而閱之不勝喜誦其造化之妙人物之理浩浩蕩蕩渾渾  
噩噩天地于是乎覆載日月于是乎照臨風霆于是乎鼓  
舞雨露于是乎潤澤陰陽于是乎消長鬼神于是乎屈伸

鳥獸于是乎胎卵草木于是乎蕃植人才于是乎賢否治  
亂于是乎關繫存亡于是乎管轄五常于是乎克盡五典  
于是乎克敦羲軒于是永皇堯舜于是永帝湯武于是永  
王伊周于是永相孔孟于是永啓而周程張朱之學于是  
又賴以益明而永著噫何其盛哉皆自吾師胸中流出實  
非天啓其衷克爾耶猶不自滿假題其藁曰思菴野錄則  
知吾師待天下後世有在矣時諸友咸序諸端僕忝在門  
下不能不序其自若太極一圖定性一書洙泗言學錄及  
心說又自各爲一書屢請不允出故不及之以俟

宏治六年歲在癸丑菊月渾源門人郭璽頓首拜識

思菴野錄引

張子曰心有所開處即便扎記不然則還塞之矣故每于靜坐凡有所開處輒便記之雖至更深雞啼之際亦自爇火書之其苦心焦思擬之周程其力最勇故其所得凡天地萬物陰陽消息之理最切以其根于所自故也僕自三十年來頗會知讀書又得見小泉周先生廷芳之後亦嘗求靜凡每有所得亦效張子之意不間晝夜頃刻輒便書之以備遺忘積一二十年不覺有如此藏之中笥以遺子孫成化二十年守應攜之官邸以爲皆精神所萃不敢遺棄特因制滿之期命諸生謄錄成編故序之以識歲月云

時宏治六年秋九月重陽前一日思菴書

十年來賦會中雖善又野見小異風光在致法之發亦嘗  
欲善而歸歸德之區最財以其財于後自始出對自二  
火書之其苦心無思謝之風終其女最麗姑其相野八天  
猶坐以高伯開道轉財富之編至更彩輝和之細亦自  
君子曰心齊相開氣時動其時不熱限楚事之矣姑其于  
思菴書後序



思菴野錄後序

道以言而傳也人之言出於心心明乎理而無蔽則言純乎理而無弊雖言也道也思菴先生野錄之著其爲道而立言也哉稽之三代以前君聖臣賢而道大行雖無言可也旣而周衰吾夫子以天縱之聖講學洙泗以授其徒嘗欲無言矣而竟莫能已乎言如六經之刪述論語之問答言也曾子傳之子思以授孟子而有庸學與七篇之作亦言也言與道俱昭如日月之麗天而大明於春秋戰國之世互古所未有也後雖晦於秦漢以下俗儒之詞章老釋之空寂而斯道之緒猶綿綿弗絕故宋之諸儒得尋其緒

而紹之刊精竭慮探本窮源而建圖著書言亦富矣子朱子又會諸說而折衷以至當歸一之論見於經傳及語錄所載既詳且盡由是道之墜者續晦者明如孔孟復生於其時言之足以傳乎道也如是哉自宋而元入我國朝聖聖相承治化丕著而碩儒迭生其間先生其尤也先生生而穎異早游邑庠注意乎聖賢之學日以著述爲事而不拘拘於舉子業也是故自性命彝倫至於禮樂名物自聖經賢傳至於諸子百家大而天地山川幽而陰陽鬼神微而禽獸草木無一物不具乎理無一理不屬於心先生於此靜存動察博學慎思而且辯其是非邪正也甚悉焉凡

思辯所得卽忻然落筆雖夜必興燒燭直書之間有以吟  
詠識之者不穿鑿以爲智也不蹈襲以爲高也不怪誕以  
爲奇也二十餘年所著幾百萬言所以闡是理之竅妙至  
矣盡矣雖聖人復起當不易其言也因名之曰野錄自道  
也發濂洛關閩之未發而裨於洙泗之教也不少非明乎  
理者烏能言之若是邪嗚呼斯道之傳其在是矣先生旣  
沒呂太史誌其墓槩謂鄉人於先生初則驚駭且疑其迂  
怪後或又疵以不情及入太學人咸推重稱爲薛橫渠以  
其生與張子同其地與學也仕而刺應州善推所學以膏  
澤應之人人懷政教立生祠祀之九載考最感朝廷褒異

追贈及親如其官尋陞先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摳衣  
門下數十人戀戀不肯旦夕捨去以是徵之先生之學有  
體有用豈徒言而行不逮之比哉其孫祖學克繩祖武正  
德十年春由進士來令吾之內江首以正學諭人士崇儒  
道闢異端毀淫祠並釋老之宮凡幾處幾一載政教大行  
而革心從化者未易縷數風俗一變源潔流清信矣餘力  
欲謀梓行是錄以公於人儒學司訓朱君芾見之甚喜而  
力贊其成屬予序其後序捧讀未竟擊節歎曰天之生人  
何代無賢先生則賢於人遠矣顧予何人而敢序此邪然  
因先生之言信其道之所在而傳於天下後世也必矣強

而序之托名於間不亦幸哉先生諱敬之字顯思思菴其  
別號也姓薛氏陝之渭南人所著有道學基統洙泗言學  
錄爾雅便音田疇百詠集歸來稿定心性說等書野錄其  
一云

正德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賜進士出身貴州按察司副使  
內江三可生陰子淑謹書



重刻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余讀關學編而嘆道學之傳莫盛於關中有宋橫渠直接  
洙泗之統至明則有渭南之薛思菴高陵之呂仲木長安  
之馮少墟皆其卓卓者然仲木曾師事思菴而少墟則嘗  
序思菴則思菴之學爲當時所推重可知已道光壬寅余  
權篆渭邑閱邑乘慨然想見先生之爲人思購其遺書而  
不可得庚戌仲夏邑人武子廉泉將重梓先生所著思菴  
野錄乃得殘本於銘若王氏者持以示余余披讀再四益  
嘆先生之學有淵源語皆心得並嘉武子植品之正嗜學  
之深爲能表彰先賢而嘉惠後學也因復加校正而爲之





明奉政大夫金華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薛先生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門人高陵呂柟撰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武功康海書丹

賜進士第翰林院中書門人長安吉人篆蓋

正德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金華府同知渭南薛先生卒  
于家柩友李錦以書報柩于京邸柩爲之悼痛者數日冬  
十一月其子乾操迺自其家持南參政釗所撰先生狀請  
柩銘柩歎曰果哉先生之不復可得見已夫先生晚年曾  
進柩而與語柩亦粗知先生銘先生者柩也敢辭按狀先  
生生有異狀長大雄偉美鬚髯腹有七赤痣左膊有一黑

文字深入膚裏匍匐時卽不類凡兒五歲愛讀書十一歲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七年爲渭南學生自爲學生居止端嚴不同乎流俗鄉閭驚駭或且以爲迂怪善爲文章說理而華十六七卽應鄉試應鄉試者十有二次試于提學輒居上等提學皆優異之不待以生員禮試于御史則皆不第也成化二年縣歲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貌咸驚歎至有曰關西復生橫渠者先生由是名動京師矣及倚親歸二親相繼以沒先生奔葬皆跣行時大雪盈尺兼溷淺泥瀟亦不知避迺後遂病腳氣值冬月腳氣輒發母嗜韭母歿不忍食韭者終身也二十

一年太宰尹公拔先生知山西之應州國朝多以進士舉人爲知州而先生以歲貢爲知州太宰亦爲知先生矣先生之治應也首勸民耕稼紡績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必齎之種子與牛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爲之處置買犝畜數十給之熒獨令其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旣竄而復歸者如劉僧兒輩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或死于道路者州故多盜賊獲盜賊不輕貸故道不拾遺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開示以孔

孟之旨復爲諸生給燈油楮穎之具以資其貧乏故應人  
談至今不置也先是州南山虎累爲民患先生祭之文曰  
吾無虐政及民虎何食吾赤子旬日而虎斃于壑蕭家寨  
北瀑水湧出于田中勢洶洶若將溺人先生祭之文曰是  
將沒吾民乎吾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痛自刻責忽瀑水如  
雷鳴下洩人得不溺城狐爲妖民驚怖不能帖然安先生  
祝神明狐死不爲妖州有井水黃且鹹不可人食忽一日  
變爲白水其味甘若此者皆先生善政之徵驗也應人戴  
先生如父母故立生祠以報先生時巡撫諸老如左公鉅  
葉公祺許公進侯公恂輩深異先生疊薦于朝謂先生學

行才術非徒止治區區郡邑已也弘治九年陞先生浙江  
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趨門牆  
矣居金華二年致仕歸居金華撰金華鄉賢祠誌若干卷  
正德改元聖上推恩天下先生得進階朝列大夫至是卒  
矣年七十四歲宣德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乃其始生也初  
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柎獲遇先生于長安之開元  
寺柎由是知先生也因叩先生而師事焉先生言蘭州軍  
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吾執弟子禮事  
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不可屈  
撓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

二人力也周年四十出求父四方死矣因泣下沾裳柩爲之感懷者久之乃信先生之學異乎人也先生頗不理于鄉人口先生遇人無問人省解不卽爲說道多至泣下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不善接引後學後學謁見忽忽爾待之兒子等人由是或疵先生之不情也柩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做策情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豈可盡爲之疵哉先生常病禮記非聖人所定經破碎雜亂欲辨註成書沈潛者十年僅三易藁而死矣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

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詠集歸來稿及演作定心性  
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父鑾以先生官贈應州知  
州母王氏贈太宜人贈君生六子而先生爲長次悅之次  
先之次凝之次徽之次定之先生諱敬之字顯思別號思  
菴娶王氏封宜人生四子長復心義官次恆德承差次謙  
光亦義官次則乾操縣學廩膳生也女四人復心生男祖  
錫祖祐恆德生男祖昌縣附學生謙光生男祖明乾操生  
男祖爵長則祖學爲廩膳生少而總慧又善爲舉子業繼  
先生之志而大其門者或此子也擇正德四年冬十二月  
二十有二日葬于韓馬里胡村先塋合王宜人之兆銘曰





思菴野錄卷上

渭南薛敬之著

外元孫張經世校梓

邵子冬至吟謂元酒味方淡元酒謂姤卦方淡則陰微矣  
太音聲正希太音謂復卦正希則陽尤未通矣是陰雖  
微而未始盡陽雖生而未始泰正冬至之界限也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觀于晝夜寒暑可見

看來天下害道者大抵因其近似惟其近似所以亂真如  
錫之似銀銅之似金只在纖細辨之耳

近來言語覺傷易是心有走作處

教人切當語其可及者不然非但不知抑且以爲妄無益也

上交諂非君子也下交瀆亦非君子也知易者克盡其道乎

天以困窮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任我之大也我何不心天地之心哉苟不心天地之心則爲負天人凡有德于人而人尙不爲之負況天之厚我任我而我爲之負乎

困鬱者德之造利達者身之災非知道之君子鮮不爲累故孔子處困而亨

吾道之泰否元氣之升沉夫何足怪日用飲食有不知也  
爲治之患得失其于道也可知

堯舜心也桀紂心也曷聖愚之一分乎曰有幾焉君子不  
可不審

處事最不可有私有私便事窒如水壅也積而必溢  
言學不志于道不知所學者何事

學者須知所學爲何事然後知所向慕則其趨自不差謬  
不然學其學而非聖賢之學不過成一鶻突人耳

學不難力行惟難行之不力則學亦不堅

有宋以來學者入道莫勇于吳草廬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或問山川出雲何也曰凡天皆陽也凡地皆陰也陰生于陽陽生干陰雲陽氣也何地不出但山川陰氣之所萃尤盛者也出之人望則翁翁然如蒸地亦出也而人不之覺亦如山川之人不覺也今風鼓之陰霾昏冥便是雲以山川言者舉其尤萃者也

太極二字括盡天地萬物之理以總萃而言

或謂太極以天地萬物之前而言者非也亦有謂以天地萬物之後而言者亦非也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以兆之稱形氣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須合此而後方知太極字之義豈可以天地萬物之前後爲言

心不可一時放下一刻放下但放下便不存

存心只是收斂謹嚴在腔子裏面來不令片時放去外邊  
久久成熟自然覺有長進處

心或不定便煩燥曠亂隨氣浮沉自不爲底主若定則有  
主亦自不爲氣所擾侵不亦賢乎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  
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

掃去一分塵垢則光靜一分田地人之于欲也亦然

觀蘇洵之上田樞密書如棄天褻天逆天之言甚可愛見  
其胸襟闊遠閱博有以天自處之氣象若近于吾道爭

後來退居肆力于文章的乎孟韓遷固孫吳之儔獻策  
與權書其志欲用言是自食其自卑求幸其言之意又  
欲身之所貴亦是自食其自卑求用其道之言實所以  
褻天惜乎一狂者耳于道何有哉

昔讀禹貢書但知九州于楮冊今讀禹貢書則自不覺其  
九州之疆土數萬里之田賦宛如在胸中矣

禹貢書自是與九丘書相類

仲尼寬猛之說破萬世治官者之弊也

義理不得于心自與書視之不相干而能處貧賤富貴之  
地者幾希

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沉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

萬事莫不有則分定故也苟能知之則心自無胡越故常泰而無不足不能識其則且分鮮有不視勢而憤驕貪侈爲氣之所取誣者也悲夫則在天地萬物間是箇本然底界限識之坦然則自無些子冰炭到胸中來

爲人而不忠豈唯欺人抑亦欺心罪孰大焉  
歸去來辭有從容自得之氣象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足以語此惜乎晉世天荒彼君子則但寄聲于墨客之流也  
歟良可悲夫

心切不可放實實則道無從而入非善學者也

目者神之出入戶牖也一不得其正則神反罷矣

伐國不問仁人諱惡也

心實與自滿類心虛與自謙侔招損受益而虛實其兆乎  
存得一分心在見得一分理在學者可頃刻失其養乎

心本是箇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  
便卻昏蔽了連本體亦自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

學者始學切須要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  
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

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

昔是心出入



心學工夫自別是一段氣力

孔子繫辭於易其六十四卦之精華爻畫之根柢者也

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牀著便不得思量事此雖非自然亦可謂操存之謂也若自然則非天祺矣

小德川流是已發之中時中之中也大德敦化是未發之中大本之中也  
醉面盎背非有物粧點然不知道者不足以語之

醉面盎背足以見有道者氣象學者要須識得

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之異  
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

心者理之天善之淵也養心者則天明淵澄而理與善莫  
不渾然發外矣

一日令僕炒米作湯清瀝可美客曰何不濃曰精米去殼  
其性猶生故不能伏於水而爲水所化也炒則死其性  
故能伏於水而不與水合自無生意以此觀之凡物性  
生者其氣和物性死者其氣浮和則與物合適足以成  
味浮則與物絕適足以敗人養生者何不知所擇哉客  
嘿然亦曰以一物而知性則生可養矣

太高之言者其志肆太懦之言者其心弱肆則蕩而無節  
弱則沮而無爲其皆爲性之害者不細

放言而不顧理適足以亡心顧義而後有言是乃以存心是言可不慎乎論語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又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也蓋知言者慎之也未有不慎而能知言者也慎者以心而言知言者以行而言

言蕩則心蕩行失則德失

學問驕人富貴驕人清濁雖不同其爲害則一也

譬如人說那箇沒性那箇沒才說沒才只是不曾加問學之功以充之便說沒才所以孟子說才就性上說是自源頭處論後只是被這氣質溷濁了有箇善底不善底

才亦在裏邊所以程子便說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之論是自氣質上論以斯觀二說究理不若孟子論才  
之當就人易曉處不若程子論才之切併而言之其揆  
一也

心定則氣定氣橫則心橫但比洪字較放也

河圖天像也其中十數五五相南北是亦地方也天包乎  
地也洛書地像也其陰數二四六八居四隅是亦天圓  
也地承乎天也天未始不統乎地地未始不承乎天天  
地相得而後萬物和河圖洛書亦未始不相爲表裏經

緯如劉歆之說

矜高之人只是外慕之心重氣高也氣高無制無制則流於惡不遠矣

心有所守則氣自無不制氣無不制者心之馭氣也無制者氣之馭心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學者切須要節氣氣但不節則近名外慕之心生而遂流蕩忘返無所存主其何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欲有以達古人之地哉

余每未接人自盟其心曰言切不可妄也色切不可走也及至人來接者言或有妄色或走必返而大颺曰是何如此也轉而卻如此做卻如此得亦卻不至如初盟者

由是觀之只是心馭氣不定若定而后能靜自無如此般勞攘

孔子鄉黨一篇其五經之根抵乎

孟子謂立命者然命之立還自盡心上來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知天便知命之所以然修身但以充此心不貳以守此心命于是立豈在天而不在我哉

心虛則能受道滿則道無從而入故曰惟學遜志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妻無再事之夫臣無再事之君故管伊吾王珪魏徵之不足稱也

中庸書本無庸字若無庸字則中之理便虧欠所以子思添箇庸便見得中之道只是平常底道理

天地生生未嘗毫髮止息心之生生亦未嘗毫髮間斷以人與天地相參苟或氣以役之而失其體統慾以蔽之而驕其縱逸便沮于心而塞其生生之源不惟與天地不相似抑且爲天地之所拘

西銘一篇一舜之事耳

聖其合德是合其乾坤塞體帥性宗子長幼尊慈之德賢其秀也秀比合德爲少勉焉但與人之粹然有爲矣合德是周子性焉安焉之謂秀是周子復焉執焉之謂

或問目不能夜視何也曰人之氣不能勝天之氣故也曰  
有謂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人之眼亦無光亦借日之  
光以爲光曰非也月借日之光類也人非日月之類也  
如目借日之光則耳之聽借誰之聽以爲聽然日月天  
地陰陽之精目人之陰陽之精象也以象之相似以氣  
之不相似也日月之精氣乃萃諸天地之氣以爲氣故  
能燭諸天地萬物而無遺各以晝夜而有間人爲天地  
所軀殼目之精氣乃萃諸人之氣以爲氣故能燭諸人  
之身而無遺則以晝夜而有殊燭天地者天地之氣也  
燭人者人之氣也不能如天地之燭者氣不能如天地



氣有限也日晝而月夜故人之晝寤而夜寐不能夜視  
氣不能勝也豈有借光之理乎况陰陽各一其性人之  
萃陰陽而成質哉程子亦曰耳目能聽而不能遠者氣  
有限也

自一陰一陽而生八卦至三而成列不易之定位也自八  
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卦復成  
列自六十四又三演而至五百十二卦復成列自五百  
十二又三演而至四千九十六卦復成列自四千九十  
六卦累至二十四晝則成一千六百七十七萬卦七千  
二百一十六變三而成列復三而成列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蓋未知有終極也八卦而三成列終不變也是  
八卦之數次第先後迺天地自然挨排以定有非人之  
巧力造爲之

復之上十四卦而位離離陽卦也其中陰爻以限陽姤之  
來亦十四卦而位坎坎陰卦也其中陽爻以限陰是坎  
爲陽之中離爲陰之中故列在左右以爲中而爲三四  
之位也過離則陽之極過坎則陰之極

自乾抵復三十二卦自坤抵姤亦三十二卦復姤爲乾坤  
交互之機一消長也乾至姤陽極陰生至復一陽生乾  
抵復三十二卦亦自一消長也坤至剝陰極陽生至姤

一陰又生坤抵姤三十二卦亦自一消長也以次序乾至頤已四陰至復五陰只存乾初爻本陰極也論一氣自下卽生爻也以生序復至頤生二陽矣以次序坤至大過已四陽至姤五陽亦只存坤初爻本陽極也論一氣自下亦卽生爻也以生序姤至大過生二陰矣頤大過又爲復姤之次夫剝爲乾坤之次也姤陽體而爲復之陰復陰體而爲姤之陽是復姤爲乾坤之交互夫陽體而亦生剝之陰剝陰體而亦生夬之陽是夬剝爲乾坤之門戶復終于乾兌離震之卦而河圖二七三八之數畢矣姤終于巽坎艮坤之卦而河圖四九一六之數

畢矣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焉

心之虛靈以本體言心之神明以虛靈言心之知覺以性

情言

賦予萬物生生不已則曰天命化育流行各以其時則曰  
天道沖漠無朕化育自然則曰天理生物不已各有其  
德則曰天德曰命曰道曰理曰德名雖不同本諸一太  
極也

學者第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

思慮多實亂心心一亂雖思慮奚爲也

一日早於廳良久東方猶未白冷氣酷烈遂默而有覺天

地未闢之前正此狀也久之漸轉而氣溫所以天地一  
闔闢也春秋一天地也晝夜一春秋也氣之慘舒無非  
自然

氣中有質質中有氣二句切未穩當不若氣便有質質便  
有氣轉卻一兩字更切實

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此一句萬世之下論心者徑捷已  
然未然只是論心之發與未發何豫于心之本體已然  
便是感而遂通未然便是寂然不動此心之體用未及  
其心欲識心者不越此一句明白了脫

言天下萬物舉不足動吾之心方可學道一或動之即便

揉雜于胸中而有以輕其所當重重其所當輕馳騫于  
外而爲其所不爲

自堯舜孔孟周程張邵朱子以來聖賢相傳然後知心乃  
一致其他不勝其多

繫辭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夫逆易數也雖先天如此其  
生卦陽道左旋而生其數亦往自乾而至泰八卦本乾  
而生自履而至臨八卦本兌而生自同人而至明夷八  
卦本離而生自无妄而至復八卦本震而生陰道右旋  
而生其數亦來自坤而至否八卦本坤而生自謙而至  
遯八卦本艮而生自師而至訟八卦本坎而生自升而

至姤八卦本巽而生亦此可見復之爲卦其序本自乾而生陽中未必無陰伏羲之卦也以文王之卦言之陰立極陽生而復又爲乾之始至乾爲老陽也姤之爲卦其序本自坤而生陰中未必無陽伏羲之卦也以文王之卦言之陽極陰生而姤又爲坤之始至坤爲老陰也復實陰也而一陽生姤實陽也而一陰生是復未必不爲陽卦而姤未必不爲陰卦也故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程子曰陰陽無始其復姤之謂乎

心最不可放實實則沮于進便與聖賢有天淵之隔

心最不可有一毫凝滯于物纔有凝滯便是心之病痛非

古人田地事至物來須隨來隨應自無擾攘之患  
上旬月自下而生光自外掩故缺東下旬月自上而縮光  
自內退故缺西進退之義也

理義之言便覺氣爽神融殊甚痛快

凡事理有不勝則雖匹夫匹婦亦必見屈

妄言只是心不存心存則誠

信不立則言必屈

立信必在勇不勇則不決不決而反見辱勇美德也無節

則過而爲凶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業此聖人說畫卦之由以一陰陽爲倍言也太極與大業相承而意亦相屬太極言者以兩儀四象八卦吉凶而寓乎其中統體言之也大業言者以兩儀四象八卦吉凶而散諸萬事各分言之也太極統體乎大業大業各具乎太極始終言之也

太極想必聖人時已有人言之者故聖人于易體貼得見有太極之理故曰易有太極云者若太極始自聖人發不應如此云云者然無極實自周子因此極而始發所以繼承絕學于千百載之後直接聖人之傳不啻如橫一木於海濤令人不覺駭嘆謂之有功於聖門大矣

心便是箇官人性便是箇印信情便是那文書命便是那文書上說得事物文書或寫得好歹說得利害緊慢便喚做才這一弄事物不是氣怎麼做的便喚作氣故心性情命才氣本同一袞的物事更何異朱子曰一袞來說的甚好

或問程子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蒸成耳有人問余曰不謂地之蒸成乎曰安有山川而不謂之地乎觀物張氏則曰雲雷自地而升豫卦則曰雷出地奮由是觀之以見無地而不興雲雷也但山則萃氣之高處人獨見之烏有山川興雲致雨而不預于地乎況地陰

也天陽也必陰陽相得而後成雲雨未有地之氣升而  
天不應天之氣降而地不乘之者

理定則自不爲氣所浮揚

天下不可謂無人

孔子繫辭只是六十四卦推六十四卦只是八卦返八卦  
只是二儀萃二儀又只是一元知一元之理則知二儀  
知二儀之理則知八卦知八卦之理則知六十四知六  
十四卦之理則知繫辭約而言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不外於一心矣千古聖賢一心也不能一者私也私則  
町畦立而同室相彼此況千古之遠乎

一日于夢中覺有語曰天日清明萬里無一點雲翳混在  
中間卽是天之清明氣象一有雲翳昏霾亦便是濁氣  
混淆觀于聖人可見自醒後一一存想此言不知此心  
如何有這言語因記之以備參考

心最不可欺一有所欺便自不安纔自不安覺之者神也  
故曰心者神明之舍

嗜慾最戕心而能於此斬截斷鮮矣故曰無以飢渴之害  
爲心害則不患不及人矣

人心一靜而萬里咸集靜非知天之要乎

心但有存便有天地氣象不見其有一物足以動其中何

也心體本大第患物欲淆雜而不能存耳

聖賢千言萬語須體貼向自己身心上方覺有味若不如  
此只是做一場話說

晝之思夜之夢皆心之動只是爭箇意之有無而已

看周程之書便能疏通心渠了脫垢滓自然令人會省牽  
轉活動處

明道再見周茂叔時有吾與點也之意是纔會得天理妙  
處如此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使人不令放下心若  
心一放下便不如此不放下心便是敬敬便心存卽是

不放下也

德無箇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  
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

諸儒說心未有朱子大學或問發明正心之傳最爲剖析  
擺脫分曉令人痛豁

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爲之累否則鮮不爲  
之蔽

心一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漠

國事切不可詐乍得之卽失之  
謀大事者莫要于誠不誠則難濟誠則渾詐則隙誠則膩

詐則糲誠則密詐則疏誠則聖詐則愚誠與詐天人判  
矣三王之與五伯者誠與詐之分

凡事欺于心則自行不去便有坎險如何行得去

爲治此心要果斷否則或爲他疑所奪心奪一時行便壞  
百事可不慎歟顏子不遷怒不二過只是說怒一事再  
不假借一事來怒過一遭再不在此事事有過此正克  
己工夫精純透切天理融液到心胸裏去註謂以怒于  
甲者不移于乙只解却不遷字非以甲乙做兩人說也  
過于前者不復于後亦只解却不二字非以先後做兩  
人說也若以甲乙前後做人說人人皆能也豈可論顏

子唯不遷不二纔見顏子好學至乎聖人之道處自非  
人所能及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  
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箇正  
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然心體本大物無不體  
但人不能大之耳大云者謂加問學開廣之也大則渣  
滓渾化便與天地相似何物不能體

某看宋儒諸老論辯不讓當時孟子之辯毫釐不肯放過  
天陽也未嘗不伏于陰之中地陰也亦未嘗不倚于陽之



內故陽自下升陰自上降也卽便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無端卽無始之意只是說渾淪底意思  
不讀朱子全集無以知此老在當時爲道扶持之艱難不讀朱子四書又無以知此老爲天下立教見道之精粹  
真孔孟后一大成之儒

某嘗歎道自孔孟後失傳何偶然有宋崛起諸儒挺倡斯道救溺人心又得朱子而大成之不知天意何嗇於漢唐隋晉五季而豐於宋耶不惟朱子一生而當時又有多少哲人哲士雜出其間朝夕與之游搜求多少義理出來以今論之不說要朱老這人出但如彼之同游者

亦罕得見

或問曰日月之食何也曰日陽精行天有中道月陰精行天有九行以天體言之其道遲緩兩相背附及其次相近有時而交掩或有時日掩月則爲月食或有時月掩日則爲日食故日食則月在下其次映日月食則日在上其次壓月界分雖上下食之期如合璧之狀此定論也曰何救日也曰月陰蔽陽明恐陽不克以長陰故金鼓聲其氣以克其陽曰如是陰不復救何亦救乎日月食救之非救陰也陽蔽陰晦亦恐陰或侵陽故金鼓亦聲其氣而助陽之不足

學者不可一日不讀論語一讀之便消融多少渣滓

諸家文集惜乎不耐咀嚼周程張朱之文分外一天風味  
程子作好學一論正欲借顏子以喻已

春秋之書格物之學孔子心術之精微在是

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

太極圖體貼予一身便可見自無餘外意味

寒暑之遲速氣數定也豈能毫末加損于其間

程子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拓得去云者只  
是說萬物在天地間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有箇推及己  
人底心無不成就的氣象

易之爲文借辭以顯其義春秋之爲文反辭以正其義隨  
其文以逆志則得矣

觀天地生物消息盈虛則心之本體可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全體呈露也

千古聖賢甚不曾拘拘有著去爲只是合得恰好則管去  
爲如陽貨瞰其亡來餽孔子亦瞰其亡去拜如佛盱來  
召旣以誠心至孔子亦欲往皆無毫芥已甚之事

夫子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易而言便是  
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箇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包括這兩句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學也左旋也帝謂主宰萬  
物生之意也萬物到震皆萌芽生到巽成物皆不先不  
後都齊生動到離所生底物皆鮮明如露頭角然互相  
見到坤方致役用力去養到兌生意勃然又有得力處  
豈不說到乾物皆戰克或有似而非或當存而去到坎  
便加水來灌溉到艮方言成萬物皆底於熟只如此說  
便見得後天易位次序

古人文字實質不喜浮豔只看十干十支之名八卦之名  
便可見

六十甲子循環消磨這塊物也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  
大撓之歷羲皇之畫卦曷嘗安排智巧爲之哉甲子是  
自然若移甲在丑便道甲丑不得其餘皆然

思菴野錄卷上終